

第四十三屆法國電影節現正舉行，這次介紹兩部片長略短，但短小精悍的作品：舒倫道夫（Volker Schlöndorff）新作《外交手腕》（Diplomacy），以及再次演而優則導的Mathieu Amalric與自己女友一起擔當台前幕後的《藍房情殺案》（The Blue Room）。

文：劉偉霖



▲Nordling（右）力圖游說Choltitz不要執行滅城大計



▲德國名導舒倫道夫（左）執導的《外交手腕》在現場與兩位演員講解劇情

《外交手腕》其實於上月的德國電影節放映過，導演身為德國人，歸入「德國電影」無可厚非；不過影片的背景是巴黎，原著的戲劇是法語，兩位主角是法國人（雖然他們飾演的都不是法國人），對白亦以法語為主，說本片接近法國多一些，恐怕不會有人異議。舒倫道夫十幾歲時隨家人移居巴黎，在那兒讀電影，也做過雷奈（Alain Resnais）的副導，才回到德國展開導演事業。《外交手腕》不是他首部法語片，他於三十年前拍過《Swann in Love》，改編普魯斯特（Marcel Proust）的《追憶逝水年華》（In Search of Lost Time）的首部電影。

《外交手腕》改編自Cyril Gely同名戲劇，時代為一九四四年八月，巴黎被盟軍光復當天的凌晨至早晨。盟軍於當年七月登陸諾曼第後勢如破竹，快將攻入巴黎。Choltitz將軍於兩個月前被納粹調到巴黎擔任總督，他是身經百戰的軍人，不是納粹黨衛軍，但在二戰末段，多次被指令「善後」，包括在蘇聯紅軍反擊前，在烏克蘭屠殺猶太人。巴黎是希特勒最愛的城市，眼見自己快被打敗，希特勒下達「玉石俱焚」的命令，將巴黎摧毀。

盟軍兵臨城下，經過不眠夜的Choltitz於凌晨四時開始工作，預備摧毁計劃的最後階段。計劃成功的話，不單

著名地標會被炸毀，更會令塞納河決堤，將巴黎變成人間地獄，市內過百萬市民難有存活希望。忽然有一人影從黑暗中步出，他是中立國瑞典駐巴黎領事Raoul Nordling。他怎進來的？原來Choltitz所處的這間酒店套房，是當年拿破崙三世和情婦幽會之地，房間有秘道。Nordling雖是瑞典人，但在巴黎土生土長，熟知此城的正史秘史。

別毀了巴黎

Nordling早知希特勒的滅城大計，勸Choltitz不要執行。Nordling的武器只是一張嘴，搬出「你會在歷史臭名遠播」、「巴黎被毀、德國也不好過」等理據，試圖令Choltitz放棄軍人就是絕對服從命令的人生態度。正當Choltitz有所動搖時，他想起希特勒派他來巴黎前，頒布針對軍官的「連坐法」：若軍官違抗或怠慢命令，其家人會被逮捕甚至處死。巴黎最終沒被毀滅，Nordling怎樣說服他呢？

歷史上，Choltitz為什麼會抗命仍是一個謎，很少人會相信他在自傳中所寫的，自己喜愛法國文化或相信希特勒瘋了。這段歷史也在講述法國光復的《巴黎戰火》（Is Paris Burning）提過。《外交手腕》純粹是兩個老戲骨鬥法，Nordling由雷奈晚年愛將André Dussollier飾演，有他在雷奈愛情喜劇中的溫柔。



►《藍房情殺案》開場頭五分鐘的床戲，相當「精」彩



▲導演Amalric（右）和他的女友Cleau飾演男女主角

▲《藍房情殺案》以凌亂的「完事後」酒店房間開頭

《外交手腕》&《藍房情殺案》

酒店房間的兩性事

飾演Choltitz的Niels Arestrup去到中年後才在Jacques Audiard的作品中大放異彩，做些很不堪的「老頭子」角色。《外交手腕》的戲劇正是由他們演出，舒倫道夫多少撿了便宜，情況有點像波蘭斯基（Roman Polanski）同樣改編戲劇，都是由兩個演員由頭帶到尾的《玩謝大導演》（Venus in Furs）般。

色字頭上一把刀

《玩謝大導演》的男主角就是在《藍房情殺案》自編自導自演的Mathieu Amalric：他本來大想頭，想改編名著《紅與黑》（The Red and the Black），可惜力有不逮，一貫對藝術導演寬容的監製Paulo Branco等得不耐煩，勸他找一個可以很快完成的題材。結果Amalric選了西默農（George Simenon）五十年前出版的小說改編，為了節省成本將故事移到現代，便是這齣《藍房情殺案》。

原著的開頭經常被人引用，寫的是男女主角偷情後的一刻，不是在性愛場面上鹹濕，而是一個畫面：「她的陰部流出一行精液」，荒淫盡在不言中。電影版《藍房情殺案》以性愛作為招徠，其實影片的情色部分集中在頭五分鐘，拍的當然是男主角Julien及女主角Esther的床戲。Julien由Amalric飾演，Esther是Amalric現實生活中的女友Stephanie Cleau，她也和Amalric合編本片。

Amalric沒有拍出精液流出來的場面，但兩人後來的談話有提及精液，Amalric改以凌亂的「完事後」酒店房

間，配以淫聲浪語才取代原著的開頭。將性愛場面放在開頭的影片，會提醒觀眾要準時入場，否則會錯過「精」彩場面。這部片也不得不用金睛火眼去留意開場，爲的不僅是（筆者絕不會說「不是爲了」）性愛場面，而是頭五分鐘是影片時空最難捉摸的部分。因爲伴隨着聲畫不同步的床戲，還有Julien被盤問的聲音。抓着「藍房情殺案」這個中文譯名的你，應會猜到是一宗情殺案。但是誰死了？Esther？兩人各自的配偶？除非你已偷看了劇情介紹，你要將影片看下去才知。

開場五分鐘後，將酒店房間（片名中的藍房）的窗戶打開，有意無意想向路人展示裸體的Julien，在街上看見Esther的丈夫向酒店方向走過來，嚇個半死，立即穿上褲子，連在房裡襪衣都不敢，跑出走廊才穿，再經廚房離開酒店。這時又有盤問聲音，Julien說Esther是他中學同學及田徑隊隊友，兩人當時沒有關係，因爲她比Julien高許多。Julien登上他的老遠的汽車（印了他的名字，所以不能開往偷情的酒店），往郊外駛去，途中他跟一部農田用的拖拉車打招呼。後來我們知道他是售賣這類車輛公司的老闆，家有嫡妻及一女兒，經濟環境不俗。恕不繼續劇透，七十六分鐘的片長不是因爲節奏急速，而是Amalric巧妙地將別人用三十分鐘篇幅拍的內容，用十分鐘完成，當中已包括一段足夠引人入勝的火辣床戲。

▼《藍房情殺案》導演巧妙地用十分鐘來交代錯綜複雜的劇情



《四大名捕大結局》兒戲終結



《四大名捕》系列到了第三集的大結局，故事方向已由上集的破案解謎變成了宮廷政變。皇帝因爲要知道真正的民情（還是覺得有危險）而微服出宮，結果遇上刺客而流落民間，大反派安氏父子的陰謀簡單粗暴，就是殺掉皇帝後找人易容假扮。而皇帝落難第一時間想到的自然是諸葛先生和他旗下的「四大名捕」，只不過，《四大名捕》之中的無情和皇帝有殺父之仇，她面對皇帝會如何反應是個問題。

有趣的是，編導安排皇帝痛悔自己太過心軟，怕引起戰亂而沒有對心懷不軌的亂黨早一點下手，結果引來禍亂。但問題是這場陰謀實在太過兒戲，好像皇帝真是孤家寡人，又或者皇室成員有如今的日本皇室那麼人丁單薄，只要用類似科幻／魔法的「易容」，裝成皇帝禪讓，就可以得到天下。這樣的安排作爲結束三集故事的最後橋段，無疑會讓觀衆覺得兒戲。

場場打鬥連貫起來

其實，皇帝落難和宮廷陰謀，以至冷血、無情、姬遙花之間的爭鬥，在這個時刻都不重要，說到底還是一場場的打鬥把電影的時間填充起來，很多時候角色間的交流還沒有深入，打鬥已經開始了。像無情和皇帝之間的恩怨好像有了結的跡象，突然之間刺客已經殺到，於是又是一場場的大戰，這點是很能貫徹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港產片的特色，以連場打鬥來連貫起來，劇情單薄也就不要緊了。只不過，《四大名捕》中真正的打鬥被電腦動畫製作的特技所掩蓋，已經漸失香港動作片傳統的悅目了。



▲《四大名捕大結局》的劇情由查案變成宮廷政變

文：小 偉

《星際》內地香港票房依然強勢



上周《星際啟示錄》遇上新上畫的《飢餓遊戲終極篇：自由幻夢1》（The Hunger Games: Mockingjay Part 1），但《星際》仍以一千萬港元成爲票房榜第一位，三周累積共收三千七百一十萬港元；《自由幻夢1》只能以九百六十九萬港元，屈居第二位；《單身男女2》收三百六十六萬港元，排第三位，兩周共收九百二十九萬港元；占士基（Jim Carrey）主演的搞笑喜劇《超低能王》（Dumb and Dumber To），新上畫收一百六十七萬港元，排第四位；懸疑奇情片《別相信任何人》收九十萬港元，排第五位，兩周共收一百九十三萬港元。今周上畫的《黃飛鴻之英雄有夢》優先場收六十萬港元，排第六位，成績不俗；而新上畫的日本片《白雪公主殺人事件》則收二十五萬港元，排第十位，加上優先場共收二十七萬港元。

中國內地票房榜方面，《星際》繼續強勢，收二億五千八百萬人民幣，排第一位，兩周累積共收五億二千七百五十萬人民幣；《馬達加斯加的企鵝》收七千七百萬人民幣，排第二位，兩周共收一億四千八百五十萬人民幣；新上畫的《黃飛鴻之英雄有夢》收七千六百萬人民幣，排第三位，加上優先場共收八千一百九十五萬人民幣，算是不俗；畢彼特（Brad Pitt）主演的戰爭片《戰逆豪情》（Fury），內地名爲《狂怒》，收四千五百萬人民幣，排第四位，成績一般；而《單身男女2》收四千三百萬人民幣，排第五位，兩周共收一億八千六百萬人民幣，有點後勁不繼。

台灣票房榜方面，《自由幻夢1》收二千六百四十一萬港元（約六百六十二萬港元），排第一位；《星際》收一千三百四十七萬港元，排第二位，剛好跟香港票房相反，三周累積共收八千二百二十三萬港元（約二千零四十一萬港元）。

六十四萬港元）；《戰逆豪情》（台灣片名《怒火特攻隊》）收三百八十一萬台幣，排第三位，兩周共收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台幣（約三百九十四萬港元）；《失蹤罪》（台灣片名《控制》）收一百零七萬台幣，排第四位，七周共收七千七百三十萬台幣（約一千九百四十萬港元）；《我要做差佬》（台灣片名《冒牌條子》）收一百零六萬台幣，排第五位，兩周共收四百七十七萬台幣（約一百一十九萬港元）。

初談今年台灣票房

金馬獎剛圓滿結束，對於賽果有着不少不少的爭議，而近年台灣電影的復甦跡象，對香港電影造成不少壓力，而好些影評人和文化人都對台灣電影表示關注和推崇，可是台灣電影真的如大家想像中興旺嗎？不如拿今年的台灣票房來看一看，能否得出一個較客觀的景象吧。截至十一月二十三日，今年在台灣上映的電影共收三十一億八千一百六十萬台幣（約七億九千八百六十一萬港元），而香港票房截至上周共收十四億一千七百二十三萬港元，相比之下台灣作爲一個擁有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人口的地區，竟然不如擁有七百二十三萬人口的香港，當然戲院票價和匯率是一個因素。上映影片數目爲三百五十二部，其中美國電影佔一百二十六部，共收二十三億四千四百三十五萬台幣（約五億八千八百四十五萬港元），佔總票房百分之七十三，比率較香港爲高；台灣電影佔三十三部，共收三億五千四百三十一萬台幣（約八千八百九十三萬港元），佔總票房百分之十一，以本土電影的比率，較香港爲低；有趣的是，在台灣上映的日本電影竟有六十四部之多，但票房只收八千九百一十六萬台幣（約二千二百三十八萬港元），佔總票房百分之二點八。下周再談。